

莫给经典简单贴标签

□杜浩

《红与黑》是“凤凰男的逆袭”，《包法利夫人》是“爱慕虚荣的白穷美”，《英国病人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“冠冕堂皇给婚外情公然洗白”，《廊桥遗梦》“教唆中年主妇抛弃家庭放飞自我”……最近，打开一些社交网站和视频平台弹幕，类似的“一句话”差评纷纷撞进视野。有网友以不符所谓“道德标准”为由，随意挥舞道德大棒，以简单的情绪宣泄或快餐式评价指摘经典名著及其中人物。这种贴标签式的“差评”，更接近茶余饭后的插科打诨，难觅有理有据的赏析评说。这引发了大量评论纷纷跟进，许多书评人慨叹：这样不经推敲的文字越来越多，真正的文学批评却似乎消失殆尽，情绪化表达挤占了批评空间，这是当下快餐阅读和时代文化浮躁情绪的反映和折射。这种“粗暴贴标签”式误读或歪读，让那些引领审美与思想向更高层次迈进的经典作品陷入狭隘、嘈杂、浅薄的文化尘嚣之中……这种对待经典的态度，为什么屡屡出现在我们的文化视听空间，甚至成了所谓的文学阅读、文学批评、文学审美的时尚潮流和流行趣味？

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，自

然是经过了世人挑剔的目光，经过了时间的检验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用十四句话从不同维度给经典做出定义，其中提到：“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。”由此不难看出经典所蕴藏的思想文化内涵之丰厚。既然如此，它怎么会是某些网友轻飘飘的一句差评所能涵盖的呢？其故事情节、人物形象又怎能以简单的标签下定论？以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的代表作《包法利夫人》为例，当包法利夫人自杀时，福楼拜曾悲痛万分地说：“包法利夫人死了！生活的逻辑让她非死不可，没有办法呀！”正是作家笔下深切的同理心，才让他以细腻动人的笔触，把日常生活中的平庸悲剧上升到社会批判的高度。然而，当网友用“爱慕虚荣的白穷美倒贴男人”调侃戏谑时，完全忽略了对这部经典作品的深入探究。一部小说，如果读者仅仅是举起道德大棒粗暴挥向其中角色，却不能领略文本中人性之复杂、人生之参差百态，那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读懂。

当前，许多人的阅读状态呈现出快餐化、碎片化特质。当人们习惯了在等地铁、等红绿灯的间隙快速浏览一篇篇“10万+”文章时，当更多人盼

望着把信息获取时间从十分钟压缩到一分钟、从一分钟精简到十秒，当“30天学会一门外语”“三节付费课洞悉经典奥妙”的广告满天飞时，慢阅读、深阅读的意愿和耐心遭遇到了极大弱化。

经典文学作品往往是对社会、人性的深度探寻与思索，如果只是固守既有认知，不问青红皂白地抵触、驱逐，不假思索地进行“道德诋毁”，也就错过了经典作品中人情世故画卷的丰饶之美。比如，读《包法利夫人》，能看到人性的欲望与脆弱；读《英国病人》，能感受到现实情欲中挣扎的众生相……文学阅读的重要意义，正在于展现人性的丰富性，而不是提供标准答案或标签式判断。

在一切以实用、消费为原则的潮流之下，我们似乎已经没有耐心去等待事物的成熟，等待经典需要的审美、道德和心智的成熟，我们的文学口味逐渐滑向肤浅、平庸，体会不到真正的文学带给我们的文字之美、人性之美和世界之美。作家艾略特曾经说过要“纠正读者的鉴赏力”，这在当下仍显迫切——仅仅把经典“拉下神坛”，并不意味着征服了经典的高度；重温经典，还请撕下简单的标签，细细感受文学的肌理与质感。

【读书有感】

《染匠之手》：像奥登那样去阅读

纳博科夫在文集中谈道：“我们只要浑身放松，让脊梁骨来指挥，读书的时候我们好像用的是头脑，但真正领略艺术带来喜悦的部位却在两块肩胛骨之间，就是脊柱，微微震颤。”用脊椎骨阅读，不过是以最佳的体验，感受作品的肌理与心跳。阅读上海译文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奥登随笔集《染匠之手》，我就拥有这种感受，读诗人的散文比读他的诗歌更能感受到其深邃思想和艺术魅力。

“三种令我充满感激的记忆：一个装满书籍的家，一个在外省乡村度过的童年，一位可以倾诉衷肠的导师。”打开这本厚书，扉页上的话，其实就是奥登文学创作的灵感源头。书中收录了他作为牛津大学教授发表的演讲、谈论诗歌的创作以及音乐歌剧的思想笔记和文学评论。字里行间的所思所感独树一帜，又充满智慧，启迪心灵，在庞杂而细腻中给人以甘冽的清泉，让人如醍醐灌顶。

每个人的阅读，最初都带有学习或模仿的痕迹，诗人奥登也不例外。最初读劳伦斯，他如数家珍，又陈述自我的成长心路。他先搬出但丁，“我们阅读但丁，读的是他的诗歌而非其中的神学思想，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就曾接触过这样的神学思想”；接着引出劳伦斯，“有一些作家既是艺术家又是使徒，如布莱克或劳伦斯，这使得我们很难对他们的作品做出正确的估量。”然而，劳伦斯崇拜惠特曼，奥登认为，“每个人都身兼公民和朝圣者两重身份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其中一重身份会占据主导，而在劳伦斯身上，朝圣者的身份几乎排挤掉了公民的身份，所以他崇拜惠特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”最初，奥登并不喜欢劳伦斯的诗歌，至今仍与其观念针锋相对，但这不妨碍他对劳伦斯的某些诗歌的本质看法，因为，“假使他按照我所赞成的诗歌观点写作，他绝不可能写出这些诗，我必须承认这点。”言外之意是不趋同，却持有一种尊重。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

读长篇诗体小说《唐璜》，奥登由此把艺术作品分为四类：“A不会让人感到无聊，却是无聊的作品，例如，贝多芬最后几个四重奏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；B有时候令人感到无聊，却不是无聊的作品，这一类包括威尔第、德加、莎士比亚；C不会让人感到无聊，也不是无聊的作品，这一类包括罗西尼、瑟伯、伍德豪斯；D令人感到无聊，本身又是无聊至极的作品，这种作品压根儿就没人会看，因为太多就不举例，以免得罪人。”在他眼中，《唐璜》属于B。没有丰沛的阅读体验，很难有如此精准的分类。

布罗茨基曾笑称，“奥登的脸必须用熨斗熨平，才能看清楚。这张面孔诗意纵横，大有丘壑之美。”奥登的美，源自驾驭语言的炉火纯青，然后才能创造新奇的隐喻。语言，在奥登那里就是一块具有魔力的飞毯。事实证明，他对语言的敬畏也是无可比拟的。他说，诗人是其诗作的父亲，母亲则是语言。他进一步强调，“文学上有一种罪恶，我们不能熟视无睹、保持缄默，相反，必须公开而持久地抨击，那就是对语言的败坏……所以，语言一经败坏，作家自己也必定随之败坏。”言辞犀利，却不失真理。所谓“败坏”，指向自我迷失。当然，关于如何阅读，他也并不吝嗇传授，“撇开质量问题，精读少量书籍胜过匆匆浏览大量书籍，这不是拒绝畅销书，时尚与势利也是有价值的，可以防御文学上的消为不良。”言外之意是说，把畅销书的视为理解经典书籍的阶梯，以帮助我们理解和介入。

像奥登那样去阅读，不是说简单地模仿或复制，像他那样成为一名诗人，而是说我们要学会敬畏语言，以兴趣为索引阅读经典，并崇尚最笨拙的方式，放慢速度，精准发力。就像奥登所信奉的观点，“二十世纪的文学创作与公元前二十世纪并没有多少差别：几乎一切依然需要手工完成。”所以，他偏爱批评家的笔记本胜于他的论文，宁可把论文删减成笔记，逐篇逐字地阅读。所以，他讨厌打字机而钟爱诗歌手稿。这就是奥登，“染匠之手”也有匠心之意，告诉我们要回归本质，远离功利，过一种简朴而纯粹的生活。其实，他的生活态度就是他的阅读态度，因为，要怎么阅读，就怎么活，一个人的阅读方式就是一个人的活法。

□钟倩

都市剧缘何套路成灾

□阿希

套路之于国产剧，并非新鲜话题。这些年，荧屏上的套路也随着题材的更新不断翻新。去年起，现实主义题材成为国产剧中的绝对主流，新套路也相伴而来。只不过，相较于早年编剧套路往往体现在细节上，时下的都市剧套路更多是体现在结构上，整个情节线的推进几乎就是由一个个套路连接而成。

早年，曾有一份“编剧套路帖”被广为转载，成为笑谈。帖子中盘点了50个国产剧中的常见套路，包括“女儿永远和妈妈年轻时长得一样”“男女主角摔了一跤就亲上了”“植物人躺在床上要醒时总是先动手指”等等。今年初，演员张卫健总结古装剧套路的演讲视频被网友挖掘出来，登上热搜。“英雄救美桥段中，女主角会被男主角从空中接住，旋转着慢慢落地，最后如同探戈舞蹈般，搂着腰来一个深情对视”“女主角和男主角偷情时，一定会崴脚”……张卫健口中的种种细节套路，引发热议。

几个月前，有媒体以当时热播的12部都市题材剧为样本，总结出了异国相遇、见面互怼、冥冥之中有关联、失去工作、去机场追机、异国重逢、前任危机等十种常见套路。有趣的是，这份几个月前整理出来的套路集锦，一经串联，几乎描画出了眼下正在播出的都市情感剧《月嫂先生》的情节梗概——海外学术新星沈心唯与职场精英那娜在布拉格相遇，两人一见面便意外不断，结下梁子。沈心唯回国后，发现自己的挚友恰是那娜闺蜜的未婚夫。此时，那娜也在遭到男友背叛后发现自己已



▲《月嫂先生》剧照

然有孕。为了稳住嫁女心切的母亲，那娜与沈心唯协议假结婚。两人彼此扶持，克服了失业、前任纠缠等难题，最终冤家变情人。面对这样一部小高潮全在意料中的电视剧，有观众直言“套路太重，略显乏味”。而这些套路，我们在之前播出的《恋爱先生》《美好生活》等都市剧中似乎也都能找到痕迹。

俗话说“无巧不成书”。套路本身并没错，只是，如果套路成了电视剧创作者最大的追求，高密度的堆砌难免舍本逐末，失去都市剧最重要的生活质地与细腻感。以《月嫂先生》为例，剧中大量似曾相识的套路式的巧合、冲突，恰恰稀释了剧情的可信性。

都市剧缘何套路成灾？是戏剧冲突有限，还是创作思维惰性？这一现象与急功近利的市场氛围有关。一方面，投资方不愿意花两三年的时间去等待一个精致打磨的原创剧本，模式化生产便成了创作捷径；另一方面，常用套路往往出自成功的影视作品，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证，投资方更愿

意为这些有受众数据支撑的桥段埋单。《我的前半生》的导演沈严曾经透露，近年，不少合作伙伴会直接点名某部成功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，明确表示要以此为参考，制作同款。也就是说，复制成功模式是市场的本能。然而，简单的套路堆砌圆得了故事，未必容得下生活的细腻感与复杂性，如此往复，断送的是优秀之作的可能，透支的是观众对某个电视剧类型的好感度。

如今难觅踪影的婆媳题材电视剧便是典型的例子。前些年，因为《双面胶》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等几部成功之作的出现，荧屏曾掀起一股“婆媳剧”热潮。但由于大量后来者对雷同剧情的反复翻炒，这一类型逐渐失去了市场认可度。实践证明，真正成功的作品，往往都是创作者在市场大环境下保持独立艺术判断，有独特创意的产物。一味跟风，复制成功套路，或许能让投资者短期内轻松获得利益，但长此以往，观众不会永远买账，最终被“套”住的只能是盲目跟风者。

【文化论坛】

【荧屏背后】